



# 回忆我当改匠的日子

刘公炳/文

上世纪七十年代尾期，农村实行小包干，分组劳动。出工时想去就去，可以自由安排。不像前几年队上管得紧，生害怕社员去走资本主义道路。这两年农村大力推广沼气池，每家每户必须打一口，队上还有补贴政策。我们家太无能，我就和另一个兄弟承包了帮他们打沼气池。

一个多月后，我们在试沼气池漏不漏气，看米可以交货了。这时邻居叶家院子的全坤，骑车过来看我们打的沼气池，闲谈中他问我出不出去做活路，我问他做啥子？他说：“改木料”。我脱口而出问道：“在那里做？”“上沟就三级工、二块五一天。”我心头一默算：做一天活路能买七八斤大米，便问道：“在那里做？我又做啥子？”他说道：“水泥厂在搞扩建，我们在那里做了十多天了，跟我一起快十天就会走了。”我又问道：“改匠是两个人的活路，我又给那个对手嘛？”“你明天去了我们两个对手。”

这年我正30岁，简单的木工活做得来（国家传教代木匠），改匠这活路从没做过。只能挣钱养家我就做，和尚尼姑都是人学的，那有学不会的嘛？全坤比我大四五岁，在外改匠已有三四四年了，不请他现在当起师父了，还搬到活路，招兵买马了。

我与他关系较好，是因为去两年他给了我一根旧链条。当时物资紧缺，自行车链条买不到，我经常骑车搞投机倒把，链条弯（yù）巴不得利害，一但断了就骑不成了。有了他给的旧链条，就把它翻新作备用。

旧链条怎么翻新，现在知道的人很少，就是把每扣的钢销转倒180度，整根链条就可缩短五六公分，与出厂时相当，又能用一年，这在当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翻新材料要两三个人头，一般人还翻不來，有的还请起人来帮忙。

第二天我与他到了水泥厂，才知道他喊我做活路的真正原因：是我的一个同学曾长发找到我，想做活路挣钱，起一个人才来找我的。于是他的徒弟与长友对手机，我与全坤对手拉锯。

改料就是把木料制作成板材，改料的工称“改匠”，改匠专门从事为人改料的活路。改料所用的工具主要是“改锯”，需要俩人对拉。还要用两根碗口粗的木料作架子，叫作“码杆”，改料时码杆上部要用铁撑钉固定木料。一副钉钉通常有两根撑钉，四根扳子组成，分别将木料牢牢固定在码杆上。

改料是一种很消耗体力的活路，需要两人默契配合。“两人对着站，脱了衣服干，为了一条缝，累出一身汗。”这就是改匠改料的情形。拉平锯这个活路，两三掌就掌握卯巧了，但手肩换劲就脑火了。拉锯时倒拐子要端平，肘尖不能下坐，否则就改不平，对手拉着锯子很重。

才学拉平锯时，倒拐子端平十多分钟，肩膀就痛了，不知不觉尖就下坠了。在对手的提醒下，忍痛抬起来，有时换下其他工友轮流休息。我也不愿旷工拿钱，于是用手帕子缠住伤口继

续拉锯，手胳膊是疼痛，但能忍得住，只不过两人改得缓了一点，第二天速度就跟不上其他工友了。

凡是当过改匠的人，两手胳膊上都有伤痕，只不过伤痕有大有小，有多有少。拉锯时，一般都要往左肩膀换方向拉，才能与任何改匠配得上手，所以两肩膀上都会带伤。料改久了经验也就多了，受伤的概率也就少了，以后和什么机会也多。

在水泥厂完工后，接着就在大丰小学里又架起了档架，学校也要改料做课桌板凳。当时改革初起，政策固定与一男改匠配手。一般男改匠不找她配手，一是怕她力气小，二是怕同行取笑有私情。其实她本人就很正派，我们从未听到过有关她的绯闻。

在不断练习的三年多改匠生涯中，我在多处改过木料：在成都西门十二桥，在北门外凤凰山艺场，在北郊磨盘山炮鸡厂，在成都市内奎星楼街的一条小街里，给私人也改过木料。说起这次改木料，是郭家荣来找我配手。老板把茶拿了一包烟在码架旁，我刚倒到中午老板喊吃饭，正要端饭时老板冒了一句：“你们喝不喝水？”

郭家荣道：“有吗又喝点麻。”我们有活路就做，没活路就回家要，不断继续做了一年左右，便与全坤分手做。这一年，在好些工地上去改过木料。认识的改匠也多了。改匠是个俩口子的活路，缺一个都不得行，如一个因故不做，另一个必须要找其他人配手。所以人们开玩笑说：改匠似鸳鸯，经常换人。有时我在家要，别人来找我配手。

在老师的指引下，我俩喝有八两左右，多少要给瓶子留点，才显得我们礼貌有度。要是喝光了，就显得穷痨饿虾，有失手艺人规矩。手艺人走乡串户，更不应该嫌别人伙食不好，这是大忌。要是传出去某手艺人嫌伙食，家贫货的人就不敢请你做手艺，怕你散布坏话影响不好，就另请他，久而久之，你的手艺营生就走到头了。

这里提到嫌伙食，又使我回忆起了另一次做工。这次是马大汉来找我与他妹夫朱改匠配手，在天回镇的冯家湾绘私人改料，主家也是管烟茶和两顿酒。马大汉与他十七八岁的儿子马明配手，中午喝酒时，老板给大家斟酒，马明推辞了几口就喝完杯中酒便回饭了。

晚饭回家路上，马明的姑爷朱改匠数着怪娃：“你喝不到那么多酒吗，往姑爷杯里倒麻，姑爷要喝酒得麻。你饿了多吃点枯菜吃麻，你几下就吃饱了，我们又好紧喝酒嘛。”

第二天马明就照姑爷说的行事了。晚上回家路上还受到姑爷的表扬。

今晚上家酒喝足了，出主家门后都么着自行车走，马大汉边走边想起他徒弟时，做乡工的一次经历：

那时我学做乡工，主管三顿饭。

都做了三天，主人家还没有给我打牙祭，我师父不高兴了。第二天早晨天不亮我师父就去了，拉个谷掌坐主人家灶房后门上打瞌睡，歇了一会儿老板娘起来煮早饭，打开水阀门水，恍惚看见有个人坐在后门上，把老板娘吓喊了：“你，你，

你是哪个？”

“是我！”老板娘一叫喊，把隔壁房间头的老板惊醒了，让他老婆娘在问我师父道：“谭师父，你咋个呢？那么早一个人坐那儿？”“唉，说不得，昨天夜里我回去，我们谭师傅娘就跟我吵嘴，弄得我今天早晨起倒夜了，来你们这儿还没开门，我就只好在这儿睡。”“谭师父，进来看看吧，”“算了，我就坐这儿。”

老板娘再三喊，我师父才进去坐下，还不断的唉声叹气。“谭师父，你啥子事嘛？”“唉，不好意思，说起来都羞人。”我师父越说不是，老板娘越想听，老板睡在床上也尖起耳朵的想听。我师父见火候到了，就说

道：“唉，说起来羞人，我昨晚回去，我们谭师傅娘就向我要钱。我给他说话路还没有做完，没收得有工钱，二天做完我收到工钱拿给你嘛。我问她拿钱做啥子？她说割肉，我就说她，才吃了个把星期的肉嘛，等两天嘛。这下她不依了。惊叫喊地给我两个吵：“我在屋头天天给你做，十多天才吃得到一回肉，你到安逸，在外面做乡工，哪家不是手艺人一进门，天天都是肉。”我跟她说道：“遇到大方的喇头是天天都是肉，遇到手头不宽余的还不是没有肉吃，比如说我们来你家都三天了还不见到肉，你说是不？”弄得老板娘简直不好好说，只好搭讪道：“是啊，手头不宽余，啥子事情都不要办。”

吃了早饭，我们就开始做活路了。

就看见老板提个箢箕上街上了。我师父悄悄地对我说，今天吃得到肉了。果然中午饭桌上就有一碗回锅肉，旁边的萝卜汤上还漂着几点油珠。等师傅把两杯酒喝下来，那碗头已经被几双筷杆袭击得差不多了。等我帮师傅把饭舀回来，连烟头蒜苗都得不到了，当我端起第三碗饭时，那碗头只剩下一块肉的背脊骨了。也不知为啥子，每次夹菜，我的手都不听招呼，直奔那碗回锅肉，看那骨头下面还压得没有半节蒜苗，就这样翻来抄去，我师父看不下去了，就小声的叱责我。虽然小声，但满桌的人都听见了。当我还诡辩说道：

“那碗下有吸铁石，它把我筷子往那儿拉的嘛”这活一出，满桌的人都嚼饭了。师父骂我道：“你筷子又不是铁做的，尽瞎说，快吃饭。”下午我去解手时，对老板娘说了，明天另外再买。

晚饭回家路上，马明的姑爷朱改匠数着怪娃：“你喝不到那么多

酒吗，往姑爷杯里倒麻，姑爷要喝酒得麻。你饿了多吃点枯菜吃麻，你几下就吃饱了，我们又好紧喝酒嘛。”

第二天马明就照姑爷说的行事了。晚上回家路上还受到姑爷的表扬。

李兴又把我带到码杆工地上，郭家荣已把锯子修好了。工友们都喊我休息，但郭家荣就无对手了，只能时时换下其他工友轮流休息。我也不愿旷工拿钱，于是用手帕子缠住伤口继

续拉锯。

2021年6月26日回忆

## 猪也學人搞聚會（闪小说）

一群百无聊赖的快乐猪，学着人类在农家乐聚餐。不久，农家乐老板喊黄了：天啦，啥都给我吃光了，我从外面进了那么多猪肉也给吃完啦！



## 猪猪猪（闪小说）

有一群猪，为了显示强悍，在嘴上装着似犀利的假獠牙，时时在各种场合露两下。人笑了：看我宰了你！猪悄悄对人说，您别介意，只是吓唬吓唬别的猪。

## 猪過情人節（闪小说）

猪想浪漫，学着人过情人节。公猪送一枚玫瑰花给心仪的母猪。母猪嗅嗅，便嚼着吞了，哼哼着朝公猪翻白眼：你不但吝啬，还一点不好吃！哼哼，一边去！

## 不想干活的牛（闪小说）

环境有个孟村，孟村有个种田的牛伯。眼下那些荒芜的田地，和这个叫牛伯的人有关，更和他牛有关。

本来牛伯是一个种田的好孩子。牛伯的牛也膘肥体壮。可是干活干得好的牛，不知啥时，有了心思，干着干着，就会把憨厚的目光看向那些被牵着或跟着主人跑着的宠物狗，慢慢地像得有相思病一般，恹恹的不能干活了。不能干活了，牛伯就准备把它卖了。还没卖，膘肥肉的牛显得又瘦又小了。

牛伯发呆了。那些喂牛的、养羊的、种田的，无不整天盼着自己的牛马羊啊，长小长小只是运气不好，喂好喂孬，不长肥就长瘦，却不见长大。

但大家相信牛伯的牛能长小，自己的也能。奇迹会出现。

于是田里的草愈长愈多，灌木乔木也来安家落户，得意招摇得很。

现就有确切消息，有关专家正在加紧研究牛伯牛的现象，说是很可能会给大家一个说法。

## 暗杀李公仆闻一多的香烟店老板（新都历史记忆）

丁姑流/文

1951年1月2日下午1点多钟，三名穿着便衣的公安人员，来到了位于四川新都县（今成都市新都区）东街第134号的一家香烟店。

这家香烟店面积并不大，老板的名字叫王家宾，大约四十多岁。王家宾带着老婆从里屋出来了，她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，急忙上前拉住丈夫王家宾的胳膊，哭喊道：“当家的，这是咋回事嘛……”

在一年之前，王家宾带着老婆和孩子来到了新都县，并很快在东街上租了一间小铺面。没过几天，王家宾开了一家香烟店，售卖大前门、哈德门等中低档香烟。王家宾的香烟店生意虽然并不大，但是养家糊口是绰绰有余的。

在街坊邻居的眼中，王家宾无论是否还穿着，都非常普通——整日里穿着土布制成的衣服和裤子，头上戴着一顶粗毡制的无沿小帽，完全就是一副小本生意人的形象。而且，王家宾平时木讷寡言，待人也是不温不火，除了自己的香烟店之外，好像其他事情都与自己无关。

当三名公安人员走进香烟店的时候，王家宾正收拾着早饭。他的老婆正收拾着早饭。他刚一进门，王家宾就不由自主地退后了几步。紧接着，王家宾就看到了公安人员亮出来的逮捕证。

此时，王家宾反应了过来，他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同志，同志，我有什么坏事啊，我是好人啊……”

公安人员很快打断了王家宾的话，并郑重地说道：“你是好人，你自己说了不算，请你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接受调查！”

听到公安人员说的话，王家宾没有继续申辩，也没有反抗，他很顺从

小时候，妈妈告诉我，猪会说话了。我信了。

妈妈说，以前，家里办过养猪场，那些猪都通人性，饿了就哼哼，就叫喊，吃饱了就躺下打着呼噜睡觉，呼噜好幸福，呼噜睡觉大觉，呼噜睡觉好幸福，呼噜睡觉好幸福。

后来有一天，猪“哼哼”着说话了……因为相处久了，竟觉得奇怪。然而，猪能说话的事一下传遍了全村、全县、甚至州府。于是猪场被围得水泄不通，这还得幸，猪居然会说话了！当然好多人是来着稀奇的，但也有好些人是燃着桐油火把来的，有的把火把架在猪场周围，有的直接把火把投进猪场。

一场冲天大火燃起来，在猪们的惨叫声中，整个猪场变成白茫茫一片灰烬。妈妈说得很认真，说那是她经

历过的事。小小年纪的我，也就相信了。

后来我也办了个猪场，主要养猪母猪，就是母猪养殖场。母猪发情、配种，下崽崽，一茬又一茬，可我一次也没见过猪说话。倒是每窝小猪儿被霸占的那可怜无助的惨叫，母猪妈妈狂乱地撞墙……它们就不开口说一句话呢？妈妈说，说话的猪都被烧死了……

妈妈满眼是怜悯，“孩子，你不懂，凡人都不懂。猪、牛、马……原本都会说话的。”

妈妈已一百多岁了，我不和妈妈争论。

后来，我把母猪养殖场改成母猪宠物养殖场，眼下养宠物的人很多，把猪儿当宠物养的人也日渐多起来。我一直在犯胡涂，咋还没听见猪说话呢？

地在逮捕证上签字，然后老老实实在板凳上坐着。这时候，三名公安人员环顾了一下香烟店的环境，然后将目光定格在了香烟店老板王家宾的身上。不一会儿，王家宾的老婆收拾完了碗筷，王家宾也从板凳上站起来了。当目光相对之时，王家宾愣住了。他发现来人并没有在玻璃柜前挑选香烟，而是直勾勾地看着自己。这让他王家宾感觉到诧异，于是他又开口问道：“两位先生，你们要买香烟吗？”

三名公安人员并没有答话，其中一名公安人员走到王家宾的面前，对着王家宾低声说道：“我们是成都公安局的干部，是来逮捕你的。”话音刚落，王家宾就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。紧接着，王家宾就看到了公安人员亮出来的逮捕证。

此时，王家宾反应了过来，他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同志，同志，我有什么坏事啊，我是好人啊……”

公安人员很快打断了王家宾的话，并郑重地说道：“你是好人，你自己说了不算，请你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接受调查！”

听到公安人员说的话，王家宾没有继续申辩，也没有反抗，他很顺从

准，是受过专门训练吧？”

王家宾回答：“我……我以前当过兵。”

公安人员问道：“后来当上官了吧？”

王家宾再次语塞。

公安人员问道：“1946年，你在云南昆明吗？”

王家宾回答：“在、在的。”

公安人员问道：“那时候，在昆明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，你知道吗？”

王家宾回答：“知道，知道一点，有两个大学教授被暗杀了。”

公安人员问道：“你是知道一点，还是深知其中的内幕？”

从以上审讯对话来看，很明显，公安人员已经充分掌握了王家宾的真实身份和相关罪证。最终，在公安人员严厉的审讯面前，以及铁一般的证据面前，王家宾的心理防线完全崩溃了，他痛哭流涕地坦白道：“我的真名叫王子民，当过国民党云西南剿总司令部稽查处长，1946年奉命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和闻一多……”

至此，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凶手王子民，在卸去一切伪装之后，完全浮现出了水面。那

下接第四版